



# 絕塞烽煙錄



梁羽生 著

上



梁羽生作品集 64

絕塞傳烽錄

上

梁羽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塞传烽录/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28-3

I. ①绝…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5055号

---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6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

# 绝塞传烽录

出版人 祁 军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蒙复旦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17.5印张 493千字 插图12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全二册)

## 目 录

|       |                          |     |
|-------|--------------------------|-----|
| 第 一 回 | 恩仇未了相思债<br>利害云何骨肉情 ..... | 1   |
| 第 二 回 | 颠倒是非施诡计<br>洞穿黑白仗良朋 ..... | 63  |
| 第 三 回 | 求荣反辱亲情断<br>仗义扶危友道坚 ..... | 97  |
| 第 四 回 | 情真戏假争权位<br>李代桃僵脱网罗 ..... | 141 |
| 第 五 回 | 物归原主销悬案<br>货运边疆出怪招 ..... | 197 |
| 第 六 回 | 行同禽兽凌孤女<br>幸有神驹救主人 ..... | 239 |

# 第一回 恩仇未了相思债 利害云何骨肉情

萍飘倦侣，算茫茫人海，朋友知否？剑匣诗囊常作伴，踏破晚风朝露。长啸穿云，高歌散雾，孤雁来还去。盟鸥社燕，雪泥鸿爪无据。

秋意正袭燕云，京华漫步，目断繁华处。徘徊重续悲秋句，一样荒凉闹市。酒绿灯红，浓歌艳舞，于我浑无与。高山流水，有谁能解琴趣？

——调寄《百字令》

## 辣手观音与总镖头

车如流水马如龙。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街头，出现了一个面容枯槁的妇人。年纪不算太老，大概不过五十多岁，脸上却已皱纹遍布，刻下她阅尽沧桑的标志。

繁华闹市，踽踽独行。车水马龙，在她都不过如同云烟过眼。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为什么她的心境这样寂寞？

她可不是普通的老妇，她是大名鼎鼎的辣手观音，曾令江湖人物闻名丧胆的辣手观音杨大姑。

她的儿子齐世杰是武林后起之秀中最负盛名的少年英侠，两年前到塞外去了，尚未回来。

她的弟弟是保定名武师杨牧，如今却已成为甚得皇上宠信的大内侍卫，正在北京。

但她这次来京，却并不是来探望弟弟的。她是应震远镖局总镖韩威武之请而来的。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她一见到韩威武，劈头就问：“老韩，你搞什么鬼？”

这句话来得甚为突兀，韩威武虽然熟知她的性格，也是不禁为之一愕，笑道：“我是专程请你来的，你怎么一开口就骂？在你姑奶奶面前，谁又敢搞什么鬼啊？”

杨大姑道：“好，那我问你，你不是专程请我来吃喝玩乐的吧？”

韩威武笑道：“老大姐，原来你是怪我不把请客的原因告诉你。实不相瞒，我是有事求你，但却是不方便请外人转达的。”

杨大姑道：“你不说这句话还好，说这句话，我倒是又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了。”

韩威武道：“请问。”

杨大姑道：“宋鹏举和胡联奎这两个小猴儿是不是出差去了？”宋胡二人是她的师侄，也是震远镖局的镖师。

韩威武道：“不是。”

杨大姑道：“是不是两个人都得了病了？”

韩威武道：“他们连伤风咳嗽也没有。”

杨大姑道：“好，那么我再问你，你总不会不知道他们是我的师侄吧？”

韩威武道：“我还知道他们是在你的家中长大的呢。”

杨大姑道：“那么，他们既非出差，亦非生病，你为什么不差遣他们来请我？他们可并不是外人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难道叫他们转达你也相信不过。”

韩威武道：“实不相瞒，别的事我可以差遣他们，唯有请你老大姐移玉京师这件大事，我可不敢差遣他们。”

杨大姑道：“为什么？”

韩威武道：“因为有人在盯着他们。”

杨大姑道：“他们犯了何事？”韩威武道：“没有。”杨大姑道：“我还以为官府的人监视他们呢。既然不是，那又有谁这样大胆，胆敢叫你们京师第一大镖局的镖头不敢走出京城？”



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街头，出现了一个容颜枯槁、皱纹遍布的妇人。但她可不是普通的老妇，她是大名鼎鼎，曾令江湖人物闻名丧胆的辣手观音杨大姑。

韩威武道：“这个人也是你的师侄。”

杨大姑面色一变，说道：“你说的是闵成龙？”闵成龙是杨牧的大弟子，如今正在御林军中当个不大不小的军官的。

韩威武道：“不错，正是你们这位杨门高足，闵成龙，闵大人！”

闵成龙曾在震远镖局当过副总镖头，如今韩威武把他以前的副手称为“闵大人”，当然不是“尊称”，而是发泄内心的气愤。

但听在杨大姑的耳中，却是不能不想到别的方面。她以为韩威武是在提醒她别忘记她的这个师侄如今已经是替朝廷办事的官儿了。

“莫非杰儿在保定所做的事情，已经给牧弟知道。杰儿和宋鹏举、胡联奎二人私交最好，故此牧弟授意他这个心腹弟子监视宋胡二人，要从他们的身上打探杰儿的秘密，并兼侦察杰儿的行踪？”

她哼了一声，说道：“哦，原来是闵成龙要为难他的两个师弟吗？你老实告诉我，其中是否还牵涉别的事情？你又是是否因为无法维护他们，才请我来的？”

韩威武说道：“别情那是有的。但闵成龙倒不是要和师弟为难，相反他还应承宋胡二人许多好处呢。”

杨大姑冷笑道：“闵成龙在官场里混了这许多年，大概也学会了威迫利诱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了。他应承了宋胡二人什么好处？”

韩威武听出她的口气对闵成龙甚为不满，心里暗暗欢喜，想道：“看来我这一宝是押得对了。这位老大姐虽然人称辣手观音，却也并非如别人想象那样蛮不讲理。凭我和她的交情，我纵然不敢望她帮理不帮亲，请她替我转圜，大概她还可以答允。”当下笑道：“我已经叫人去请你这两位师侄来了，闵成龙怎样对他们‘封官许愿’，还是让他们亲口告诉你吧！趁他们未来之前，我先把要你帮忙的事情告诉你。”

杨大姑知道事情与她的儿子无关，稍稍放下了心，说道：“老韩，你是知道我的。我虽然没有正式宣告闭门封刀，但近十年来，事实上我已经是等于退出江湖的了。江湖的事情，我不愿意多管！”

韩威武笑道：“老大姐，你放心，我不是请你助拳，我只是想

请你帮忙我阻止闵成龙毁掉震远镖局。”

杨大姑勃然变色，说道：“什么？闵成龙这样大胆，居然要毁掉你这间镖局吗？哼，小小一个御林军官，纵算他倚仗官威，料他也办不到！”

韩威武道：“他并不是要镖局关门，但也等于毁掉镖局。老大姐，你别心急，我慢慢告诉你。”

“我干了这许多年镖行，多蒙江湖上的朋友给我面子，侥幸没出过什么大漏子，保住了震远镖局这块金漆招牌。如今我已决定退休，并且把我这个决定通知和镖局有关的人了。我准备在我六十岁贱辰那天，宴请京师的镖行朋友，正式把总镖头的职位移交。”韩威武道。

杨大姑道：“啊，你不说我倒忘了。对啦，你的生日是在这个月底的吧？”

韩威武道：“不错，是本月廿八日，还有五天就到了。”

杨大姑道：“那我倒是刚好来得及，可以吃过你的寿桃才走。不过，老韩，你的身体很好，六十岁也还不能算老嘛，怎么就要闭门封刀了？”

韩威武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老大姐，你不干镖行，你不知道，做我们这行，和做强盗一样，过的都是刀头舐血的生涯。但做强盗可要比我们好得多。”

杨大姑笑道：“做哪一行都有牢骚的。但拿镖师和强盗相比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我倒想听听你的牢骚。”

韩威武道：“做强盗的只凭武力去抢，本领不如人家，大不了只是赔了脑袋。做镖师的不但要武功好，而且还要操心。他要到处拉关系，黑道白道都得应酬，逢年过节，你少送一份礼可能就惹出麻烦。我当了几年总镖头，还有许多人人事上的纠纷，当真可说是已经心力交疲了。这几年江湖上又出现了许多急于想要成名立万的黑道高手，去年我亲自保一支镖到成都，碰上一个不明来历的独行大盗，就几乎遭了挫折。我想来想去，不如趁现在尚未大栽筋斗，学你老大姐的榜样，趁早退出江湖的好。”

杨大姑笑道：“你这一招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不敢劝阻

你退休了。但不知继任的总镖头你选定没有？”

韩威武道：“就是在这个问题有了麻烦！”

杨大姑道：“哦，什么麻烦？”

韩威武道：“震远镖局的历史你是知道的。创办这间镖局的本来只有两个股东，一个是先父巨源公，另一位是武师戴均。约二十年前，戴均涉嫌和小金川那帮反叛朝廷的人物有往来，他弃家逃走，震远镖局幸亏得令弟之力，不致遭受牵累。”

杨大姑道：“我知道。闵成龙就是那个时候由我的弟弟介绍到你们镖局来的。”韩威武道：“闵成龙进了镖局，未够两年，就升到副总镖头，当了我的副手。老大姐，料想你也明白，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武功好。”

杨大姑道：“我知道这是你给我弟弟的面子。”

韩威武道：“老大姐，你说对了一半。”

杨大姑道：“哦，还有别的原因吗？”

韩威武道：“戴均涉嫌私通叛逆，畏罪潜逃，至今毫无消息。震远镖局是戴家、韩家合资创办的，戴均一走，他在镖局的股权，就变成了无主之物了。”杨大姑已经猜到几分，故意问道：“这件事情与你提拔闵成龙当副总镖头又有何关？”

韩威武道：“令弟还没有告诉你吗？我以为你早已知道了！”

杨大姑道：“知道什么？”

韩威武道：“戴均一走，令弟就成为震远镖局的大股东！”

杨大姑道：“真的吗？他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但怎的他会承继戴均的股权？”

韩威武道：“戴均畏罪潜逃，官府就坐定了他私通叛逆的罪名。本来震远镖局是难免受他牵累的，全仗令弟之力，和官府说情，把这件案子压下来，镖局才得保全。但所谓‘压下来’，也只是官府不把戴均的罪状公开宣布而已，他在镖局的股权则是必须易主了。令弟是揭发此案的人，又是替震远镖局斡旋的人，所以事情过后，他就‘顺理成章’地替代戴均做镖局的股东了。”

杨大姑眉头一皱，说道：“这么说来，他乃是挟官府之力强占戴家股权，怪不得他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二十年前，我的性子

比现在暴躁得多，要是我当时知道，一定不许他这样做的。”

韩威武苦笑道：“当时令弟还惺惺作态，要我们苦苦求他，他才肯做镖局的股东呢。不过这是有关震远镖局的业务秘密，令弟在镖局的身份是直到如今尚未公开的。”

杨大姑点了点头，说道：“我懂，要是给江湖上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大内侍卫占了震远镖局的一半股份，恐怕就有许多人看不起震远镖局了。”

韩威武道：“令弟不是占一半股份，是占了六成股份。”

杨大姑道：“你不是说镖局是你们韩家和戴家一人一半合资创办的吗？他那另外一成股份从何而来？”

韩威武苦笑道：“是我为了报答他为我向官府说情免受牵累的恩惠，送给他的。当然不是他开口问我要，是当时的御林军统领北宫望给我暗示，叫我求他接受的。”

韩威武苦笑着继续说道：“令弟是震远镖局的大股东，他要安排他的大弟子做副总镖头，已经是给了我面子了。否则，即使闵成龙要做总镖头，我也只能退位让贤。”杨大姑叹口气道：“我有这样一个弟弟，真是令我惭愧。不过，好在闵成龙已经做了官，震远镖局的事情，你总可以作主了吧？”

韩威武道：“不，现在他又想回到镖局来了。而且，不仅仅只想当副总镖头了。”

杨大姑冷笑道：“他想当什么？”

说到此处，宋鹏举与胡联奎已经来到。韩威武道：“老大姐，你问你这两位师侄吧。”

杨大姑问道：“听说闵成龙前几天来找过你们，答允你们一些好处，是什么好处？”

宋鹏举道：“闵师哥说，要让我们做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

杨大姑道：“哦，他凭什么资格可以提拔你们做副总镖头？”

胡联奎道：“他说他要回来当总镖头，希望我们自己人拥护他。”

杨大姑道：“原来他要你们做他的党羽，你们一下子就能够当上了京师第一大镖局的副总镖头，他给你们的好处可也当真是

小呀!”

宋胡二人齐声说道：“师姑，我们有多少斤两，你老人家知道。我们怎样不自量力，也不敢接受大师哥的‘好处’的。说老实话，大师哥要把震远镖局拿到手中，我也替总镖头抱不平呢。不过，我们不敢说罢了。”

杨大姑道：“为什么不敢说？”

宋胡讷讷说道：“这个、这个，做弟子的实在，实在……”

杨大姑道：“我明白了。闵成龙告诉你们，这是你们师父的主意吧？”

宋胡二人低下了头，默认了。

韩威武说道：“按照大镖局的惯例，总镖头的人选应该是在镖局做过多年的旧人，不但要武功好而且要人缘好，才能令得镖局上下一心，事业兴旺。”

杨大姑道：“这两个条件，闵成龙可都差得太远！”

韩威武道：“但依照规矩，做镖头的固然要得同仁拥护，但更紧要的是人选先得由股东决定。不是股东兼任，也必须由股东聘任。倘若那个人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没在镖行做过事也可以的。闵成龙好歹做过震远镖局两年的副总镖头，令弟以大股东资格要他继承我的职位，我又怎能反对？”

杨大姑道：“你请我来，是不是要我帮忙阻止闵成龙做总镖头？”

韩威武道：“我不敢说令师侄不配做震远镖局的总镖头，但他是现任的御林军军官，纵然是辞了官方始再来镖局，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了也会从此把震远镖局的招牌看得一文不值！”

杨大姑道：“你不用为我解释了，我告诉你，要是你让闵成龙继你做总镖头，我连你也看不起！”

韩威武喜道：“老大姐，那么你是肯帮我劝阻令弟打消这个主意了？”

杨大姑道：“不是我不肯，只怕我说了也不济事。”

韩威武道：“老大姐，你不是故意推搪吧。长姐如母，何况令弟确实是你这位姐姐兼母职，将他抚养成人的。令弟怎会不听你的

话？闵成龙不过是令弟的傀儡，只要令弟收回成命，他自是非打退堂鼓不可！”

杨大姑不愿把家丑外扬，说道：“好，我答应替你管这件事，但你也不必管我用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心目中可有了继任的总镖头？”

韩威武道：“这个、这个……”

杨大姑道：“咦，你怎么吞吞吐吐？有何顾忌吗？”

宋鹏举道：“师姑，我们一众镖师，在镖局里除了韩总镖头之外，最佩服的就是沐副总镖头。我们一知道韩总镖头有闭门封刀之意，就曾经联名表示拥护沐副总镖头了。”

杨大姑道：“你说的这位沐副总镖头可是沐天澜么？”

宋鹏举道：“不错。这位副总镖头也正是总镖头的东床快婿。”

杨大姑恍然大悟，笑道：“我知道，我也明白了，老韩，你是怕别人说你闲话，说你任用亲人吧？”

宋鹏举道：“别人不会有闲话的，要有也只是闵师哥。”

韩威武道：“本来我连副总镖头也不想给小婿充当的，只因他为镖局立了好几次大功，不能不让他做。但要是让他做总镖头，只怕令弟认为我是要和他争权夺利了。你想他属意他的徒弟，我则要提拔我的女婿，表面看来，岂非一样？”

杨大姑道：“好在你也知道只是表面相同，实际并不一样。闵成龙的武功和威望怎能和沐天澜相比。”

韩威武道：“还是避免贻人口实的好。我心目中倒有另一个人选，只不知老大姐肯不肯应承？”

杨大姑道：“咦，这倒奇了，你选总镖头继承你的职位，何须要我应承？”

韩威武笑道：“这个人必须得到你的点头，或许他才会做我们镖局的总镖头的。要是你不答允，连‘或许’的希望都没有！”

杨大姑诧异道：“你说的究竟是谁？”

韩威武道：“就是令郎！”

杨大姑道：“你真是异想天开了，世杰怎能膺此重任？”

韩威武道：“我可是非常认真的，令郎和关东大侠尉迟炯斗到

百招开外打成平手这件事情，早已传遍江湖，论名气是足可以做区区一间镖局的总镖头了。”（齐世杰与尉迟炯不打不相识一事，事详拙著《弹指惊雷》。）

杨大姑道：“震远镖局可并不是区区一间小镖局，而是京师第一的大镖局啊！”

韩威武道：“正因为是震远镖局，令郎出任总镖头方始最为合适！”

杨大姑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因为你们的大股东是他舅舅的缘故。”

韩威武道：“是呀，外甥应该比徒弟更亲，加上由你向令弟提出，令弟也不好意思拒绝。而我得到令郎继任，我也可以放心。”

杨大姑道：“哦，你就这样信世杰不会帮他的舅父吞掉你的镖局？”

韩威武笑道：“世杰世兄的为人我亦略知一二，他怎能与闵成龙相提并论？何况他是你调教出来的儿子，有其母必有其子，我要是不相信他，岂不等于不相信你了？不相信你，那又何必请你老大姐出来支持公道？”

杨大姑笑道：“你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老实告诉你，世杰和他的舅父是合不到一起的。世杰固然不会沾他舅父的光，他的舅父也不会信任他的！”

韩威武道：“由你提出，你的弟弟会给你面子吧？”

杨大姑道：“第一，我一生为人耿直，我既然不值舍弟所为，也就不会去求他提拔我的儿子，第二，就算我肯搁下面子求他，世杰也不能到你们镖局来的。因为他已经出门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如今是在何处，更不知道何时方始回家。”

韩威武好生失望，说道：“如此说来，此议只好作废了。”

杨大姑道：“还是让我用自己的办法吧。依我看还是由令婿继你之任最好。现在就请他来见过好吗？”

韩威武尚在沉吟，他的女婿沐天澜已经不请自来了。

杨大姑道：“这可正是应了一句老话了，刚说曹操，曹操就到。”

沐天澜道：“对不住，恕我未曾通报。”原来韩威武因为是和杨大姑密商镖局的大事，故此早就吩咐下去，未得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来的。

韩威武见他不清自来，心里也有点觉得奇怪，但不想在人前责备他，见他仍然站着，便道：“你坐下来吧，我正要找你呢。”

沐天澜怔了一怔，说道：“师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么？”

韩威武也是一怔，说道：“什么事情？”

沐天澜道：“外面来了一个要求我们替他保镖的客人，这客人可有点怪。”

韩威武和杨大姑这才知道他是为了别的事情，韩威武皱眉道：“生意上的事情，你叫李管事应付他吧。”

沐天澜道：“李管事不知应该如何应付，才叫我请示总镖头的。”

韩威武道：“哦，那你说吧，他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

沐天澜道：“条件并不苛刻，只是有点古怪。他指名要我们镖局两位镖师替他保镖。”

镖行的规矩，客人是可以指名请除了总镖头之外的任何镖师保镖的。这种人必定是熟悉镖局的情形，知道哪个镖师武功最好或交游最广，方始慕名而来。

不过镖行虽然有这条规矩，震远镖局却从未有过这种客人，这是因为一来震远镖局卖的是“京师第一大镖局”的金漆老招牌，只须打出震远镖局的旗号，任何一个镖师都可以在大江南北通行无阻，二来照镖行规矩，指定镖师保镖，镖银最少就得加倍。

韩威武道：“他想请哪两位镖师？”

沐天澜道：“就是宋胡两位老弟。”

此言一出，宋鹏举与胡联奎都吃了一惊，说道：“这个客人一定是来找我们开心的！”

要知他们二人在江湖上尚未混出字号，在镖行里也只是新进的后辈，论武功，论名气，震远镖局里怎样数也数不到他们！

杨大姑道：“怪不得你说有点古怪，果然真是古怪！哼，莫非这个客人是因为你们师父的缘故才看重你们的？”

韩威武问道：“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要保的是什么？”

### 怪客来求保暗镖

沐天澜道：“是个贵公子模样的人，年纪很轻，看来似还未到二十岁。他要保的乃是暗镖，愿意出镖银黄金千两。”

保镖有“明镖”“暗镖”之分，明镖把货物当面交给镖局管事的人，看货议价而定镖银。“暗镖”则是不让镖局知道货物是什么的，通常“暗镖”保的乃是奇珍异宝一类的“红货”，火漆密封在匣子里，根据客人愿出的镖银而定货价，以一赔十作为“例规”。黄金千两的镖银，假如这支“暗镖”在途中被劫，镖局就要赔一万两金子。韩威武吃了一惊道：“我们震远镖局，总共也值不到一万两金子。”

沐天澜道：“那么我去对他说，不接这支镖，好吗？”

韩威武摇了摇头，说道：“震远镖局从来没有把送上门的生意推掉的！这不是赚镖银的问题，是我们要维持这面金漆招牌，你懂不懂？”

沐天澜道：“我懂，李管事和我也正是为了咱们镖局的面子为难。不过，他指名要宋兄和胡兄保镖，这个这个……”

杨大姑道：“不必吞吞吐吐，要是你们当真让我这两个师侄保镖，别说你们不放心，我也放心不下。”

韩威武道：“李管事有没有与他商量，请他许可咱们另派一位镖师？”

沐天澜道：“说过了，我也已经碰了钉子了。”

韩威武道：“碰了怎样的钉子？”

沐天澜道：“李管事向他提出由我保镖，说明我是副总镖头。哪知却给他冷言冷语说了一顿。”

韩威武道：“哦，他竟敢看不起你吗？”这句话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显得他对这位爱婿十分看重。

沐天澜道：“他说我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虚名。贵局的副总镖头或许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但我未曾见过，我只相信我所要选择的宋胡两位镖师。”